

天涯诗海

梦见潮汐

■ 史少东

夜风,吹干
浪花打湿的裤脚
与海岛渔村的盐霜
月晖,是牡蛎壳内
待点燃的渔火

涛浪,抛光礁石
夜的寂静里
风在海的脉搏间
将盐粒,烤成碎银

我客载的话语
当星屑缀满桅杆
当集装箱盈满保税区的月光
便与梦境上岸
浸入自贸港的烽火

我新生的银发
当晨光揭开薄雾
你的轮廓在光晕中淡
请将涛声涌进我的胸膛
这里,正颤动着
过冬的落羽
与时代浪涌下
那永不退却的潮汐

凭海望峥嵘

■ 王世全

风把咸涩递过来时
我正站在潮岁的褶皱里
浪花一遍遍漫过礁石的纹路
像谁在反复擦拭
那些被岁月磨亮的峥嵘

远处的海平面咬着云絮
归帆是嵌在蓝幕上的瘦笔
写下漂泊,也写下归期
我望穿这一片浩渺
望到时光的彼岸

无月之夜

■ 邵逸伟

那年我们都还年轻,约好夜里
赴一场月亮的约会,
云絮漫过夜空
星星躲得干净
说好的月,迟迟不来
我们却没半分怨怼
踩着偏僻人行道的影子
步子放得很慢
絮絮叨叨,说些
不痛不痒的话
风掠过发梢,很轻
许多年晃过去
我们被生活揉得皱皱巴巴
心思缠上细密的帽子
再想起那个夜晚,忽然懂了
那些昏黄的路灯
一盏盏,都是
月亮落在人间的替身

蒲公英的旅行

■ 闫慧

田野之畔,
蒲公英静静生长,
你,轻盈又顽强。

种子似伞一般,
随风飘荡,
飘向未知远方,
那是它们的梦想。

山高海阔,何处为乡?
沉默之中,
便是生命的宽广。



芦苇荡。蒙海龙 作

百家
笔会

潮起南海

□ 汪厚明

南海的浪潮,势如
破竹,一浪高过一浪,它
涌过红树林抽出的新叶,涌过
拔地而起的塔吊,也涌进每个
海南人的心田。



三亚南山寺海上观音。蒙海龙 作

恰逢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之日,我随中华散文网生态采风团奔赴海南。飞机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,抬眼是澄澈得晃眼的蔚蓝长空,周身洋溢着暖阳的融融暖意,空气里漾着清冽的甜,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,道旁的椰子树舒展着翠色欲滴的枝叶。目之所及,皆是如水墨晕染般的明丽景致。

漫步天涯海角海岸,海浪拍打着堤岸,潮起潮落间,阵阵涛声铿锵,恰似强有力的时代足音。每一朵跃动的浪花,都在低吟浅唱着开放与新生的故事。海风拂面,捎来港口汽笛的悠长余韵,也裹挟着椰子树的

淡淡清香。这一刻我终于懂得,天涯海角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

南山寺是采风之行的必经之地。踏上这片净土的刹那,海上观音的神圣身影便映入眼帘,慈悲庄严的气韵扑面而来。传说南山形似巨鳌,恰是观音菩萨的坐骑,与观音长居南海、普度众生的誓愿不谋而合。这尊庄严的造像,宛若定海的神针,默默守护着这片热土。

车行至文昌红树林湿地公园,澄澈如镜的水面上,白鹭翩跹起舞,翅尖掠过波光,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向导说,这片红树林是南海的“绿色卫士”,以盘根错节的根系守

护岸线安澜,以枝繁叶茂的身姿涵养一方生机。踩着木质栈道深入林间,潮湿的海风裹着树叶的清甜扑面而来,抬眼是澄澈蓝天与无垠碧海交相辉映,俯身可见滩涂浅湾里,小鱼小蟹自在穿梭。这里不仅是自然景观,更是充满生命力的生态系统,见证了岁月变迁,孕育了无数生命。那一刻我恍然顿悟,南海的潮起潮落之间,正藏着生态与发展共生共荣的密码。

“窗含南海千椰影,门泊环球万里船。”伫立洋浦港码头,巨轮如巨鲸般穿梭于碧波之上,高耸的吊塔起起落落,将五洲货物稳稳接驳。



光阴故事

画案边的暮年

□ 王丽

他,老周就那样。他儿子……以前是开山炸石的。”

我忽然失了所有底气,那些从教材上背下的“技法”,在此轻飘得像一阵无关的风。

课堂上有人画得开心,大声谈笑;有人对着自己歪扭的竹叶叹气;有人画着画着,会望着窗外出神。沈阿姨学得最认真,问题也最多。她最爱画缠枝莲,说像年轻时在纺织机上见过的花样。

唯有老周,像一座“孤岛”。他画的黑石头越积越多,越来越暗沉。直到深秋某日,主题是“点缀秋色”。我让大家看窗外金黄的银杏,试着点缀在画中。老人们笔下出现了笨拙的黄点。老周第一次,他主动蘸了颜料——不是盒里的,而是向旁人借了一点鲜艳的藤黄。

他提笔,在那片画了无数遍的黑石头顶端,点了小小一点黄。

就那么一点。在浓黑的衬托下,那点黄脆弱如星火,又夺目如爆炸。他端详片刻,又在黄点旁,用淡墨扫了两笔极细的、斜飞的线条。

是风。那一点黄,是一片在秋风里,颤巍巍悬在巨石之上的、最后的银杏叶。

他放下笔,长长地呼一口气。那一刻,我忽然看懂了。那黑色巨石,哪里是山石?那是他无法排遣的、对坠入矿坑的儿子的思念,是轰然塌方的命运。他一遍遍描绘,是用笔墨去丈量痛苦的形状。而那一点黄,是记忆里儿子安全帽的颜色?是童年递出的第一颗糖?无人知晓。但这一点黄与两笔风,让凝固的黑色世界,有了疼,有了呼吸,有了被时间吹拂的痕迹。

课程结束前,沈阿姨送我一幅缠枝莲,工整题着:“赠小友老师。”

最后一课,老周没来。沈阿姨递给我一个旧眼镜盒,里面是一小卷宣

码头上车水马龙,叉车穿梭扬起的风里,既有红树林的清润芬芳,又裹挟着贸易往来的人间烟火。报关大厅内,电子屏上数据飞速流转,工作人员指尖轻点,便完成了跨境贸易的高效通关。这方港口,正以海纳百川的开放之姿,吞吐着时代奔涌的浪潮,也让我真正读懂了“潮起”二字的深层意蕴。

暮色四合,博鳌海边落日熔金,将天际晕染成一片暖橙。归航的渔船拖着余晖缓缓靠岸,渔民的歌声随晚风悠扬飘荡。同行伙伴举起相机定格这瞬间,我却觉得,再精巧的镜头,也装不下浪潮里的万千故事。

采风尾声,我们重返三亚机场。免税店里人头攒动,浪潮的气息穿堂而过,拂过货架,也拂过一张张洋溢着笑意的脸庞。包装精致的热带果干里,藏着红树林的鲜活气息;码得整整齐齐的进口好物,正是港口繁荣的生动缩影。这氤氲的烟火气里,正藏着民生幸福的温暖注脚。

红树林静守着岸线的安澜,洋浦港吞吐着寰宇的浪潮,海南自贸港的壮阔蓝图,正沿着潮起的纹路徐徐铺展。南海的浪潮,势如破竹,一浪高过一浪,它涌过红树林抽出的新叶,涌过拔地而起的塔吊,也涌进每个海南人的心田。这浪潮里,有生态优先的鲜明底色,有开放包容的蓬勃活力,更有这片热土向着未来奋勇前行的无限憧憬。

纸。“老周给你的,他跟着女儿去南方过冬了。”

我展开。依旧是黑色巨石,但石的中下部,裂开一道曲折的缝。缝隙里,没有画什么,却用极细的铅粉,顺着内壁淡淡勾了一层边。仿佛那沉重内部,有一线被压抑已久的微光,正试图渗出。

我捏着薄纸,站在空荡的教室里,夕阳把满室画案染成了暖红。

我突然懂了,他们来这里,或许从来不是为了画出“像样”的国画。那笔墨,那水痕,是他们在这个动作迟缓、记忆漏风的年纪里,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次“修复”。

而我,这个曾怀揣优越感的“小老师”,才是被启蒙的学生。他们教我,有些伤痕,最终会变成画的底色;生命最终的课堂,学习的并非如何绘形,而是如何与笔下那不可避免的“溃散”相处,并找到属于自己的、安静的落笔与收笔。

窗外,秋色已深。我收起那卷带着银光的黑石。从此,每当我见风中颤抖的银杏,或任何一块沉默的石头,都会想起那个午后,一点黄如何点亮一座黑色的山。以及暮色深处,人们如何用最柔软的笔触,对抗生命最后、最坚硬的流逝。



人生小记

藏在烟火里的大学时光

□ 申玉洁

食堂。食堂阿姨的手,永远自带“抖三抖”的神奇技能——明明看着勺里的红烧肉堆得像小山,盛到碗里就只剩孤零零的几块。

下午没课的日子,才算得上是大学生生活的真谛。图书馆里永远座无虚席,学霸们埋首书海,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成了这里最动听的背景音。傍晚的操场,则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地方,跑步的、跳绳的、打球的,到处都是青春的身影。

我和小杨偶尔也会去凑个热闹,跑个两圈就累得气喘吁吁,干脆瘫在柔软的草坪上,看着天上的云慢慢悠悠地飘。小杨会掏出手机放一首老歌,我们俩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从专业课解不开的难题,聊到食堂新出的菜品;从高中时的糗事,聊到对未来的迷茫与憧憬。晚风轻轻一吹,所有的疲惫和烦恼,好像都被吹得无影无踪。

深夜的宵夜摊,才是大学生的灵魂归宿。晚上十点,我们穿着宽松睡衣,趿拉着拖鞋,组成干饭小分队。宿舍楼下的小吃摊前,烤冷面滋滋作响,关东煮热气腾腾,香气飘出老远。一口下去,早八的困倦、上课的疲惫,全都被这烟火气治愈了。

回到宿舍,我们天南地北地聊。窗外的月光悄悄洒进来,温柔又明

风在搬运谁的小心愿

□ 叶正尹

夜深了,窗外的风开始走动,并非那种试探性的轻拍,倒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经过,带着不容忽视的声响。我拉紧窗帘,却隔不住那声音。它低沉而持续,一阵一阵的,恍惚间竟化作千万只脚踩过落叶的杂音,又化作某种东西在沉重呼吸的吐纳。这声音里没有急躁,只有一种必须完成的匆忙。

听着听着,我竟好奇起来:这风,整夜整夜地奔波,到底在搬运什么?它穿过楼宇间的缝隙,掠过光秃秃的树枝,似乎负很重,却又穿梭得毫无阻碍。会是什么,让风如此郑重其事?

正想着,心里却亮了一下。那被风郑重搬运的,也许就是这些人的“小心愿”吧。那些轻飘飘的,却又实实在在压在心头的小盼望。

楼下孩子呵在窗上的那团白雾,还没散去,风经过时,会不会把雾气里藏的“雪”字,先带走了?

隔壁老人的叹息有股药香,风裹着这声叹息,会不会把它吹成拂过床脚的第一缕光?

再远些呢?城市另一头,那个刚下夜班的年轻人,缩着脖子赶路。他的脚步又快又重,把一股急促的气息,不断呵进冷空气里。风跟在后面,会不会把这股白雾般的气息吹散些,让路短一点?

更远的远方,也许有个人正站在异乡的站台上,风吹得他眯起眼睛,掀起他空荡荡的袖管。那里面灌满的,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地名?

这些心愿都太小了,小得如同呼吸一样自然;也都太轻了,轻得连自己都常常忽略。可就是这些微小的心愿,让深夜醒着的人,成了不约而同的寄件人。风不做筛选,它照单全收,无论是对雪的等待,对光的渴望,对温暖的想念,还是对归途的盼望。它把这些心愿混在一起,吹向它们该去的方向。

风声渐渐低了下去,宛若完成了这一趟的搬运,暂时歇歇脚。我静下心来听自己的呼吸,那被听清的最简单心愿,不过是希望风经过某个小巷时,手脚轻些,莫惊扰了为晚归人留守的那盏灯的光。

此时,风声完全停了,窗外的世界陷入深沉,仿佛所有的愿望都已平安送达。我躺下来,觉得这个夜晚悄无声息地变得很轻很满。黑暗里,那些无形的心事已被妥帖地安放好。

亮,把小小的宿舍裹得暖暖的。

有人说,大学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从前我总觉得这话太过矫情,直到亲身走过这段时光才懂,它的美好从不在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里,而藏在早八的那一份酱香饼里,藏在食堂阿姨抖掉的那块红烧肉里,藏在图书馆的安静时光里,藏在操场草坪的晚风里,藏在宵夜摊前的欢声笑语里。这些细碎又平凡的时刻,像一颗颗星星,点缀着我们的大学时光,也让我们在跌跌撞撞的青春里,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。

原来啊,大学的快乐,全藏在这些又懒又馋的细碎时光里。